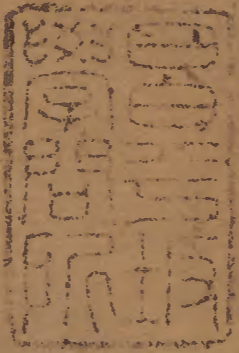


琅邪代醉編

十七之八



				漢書門
	一	九	七	
	一	九	六	
ヨ	一	九	六	類
。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一	八	漢
八	二	七	書
六	冊	六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10)	
函號	308	65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七

淺草文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軒

樵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許由

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仲武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
而避于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
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
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
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乎
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蕭士

日帖圖

許由

賈註李詩引逸士傳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長然，不自得。巢父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據高士傳，則洗耳者許由，牽牛者巢父。據逸士傳，則洗耳者巢父，牽牛者又樊仲父也。世稱巢由而不稱樊仲父，然不知逸士傳何所本。仲父名賢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蓋楊雄亦云：誇大者為之。後漢書云：從夫入以華用盡。

言却不會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曰：許由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大岳之後，杜註讓先四岳，則大岳非由乎。左氏外傳齊許呂申有文，姜解謂四國皆姜姓，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許由，冢即不疑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先楊誠齋有詩云：予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

夷齊

古史考夷齊採薇野有婦人曰予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晉糜元吊夷齊曰所行誰路而予馭之首陽誰山而予匿之彼薇誰菜而予食之方孝孺作伯夷論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余謂人各有志未可苛責正學之論雖與糜元不同然不食周粟其志已定謂薇亦周土之毛則孟子所謂克仲子之操必矧而後可者然事稷黃泉亦周土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謂薇為周土之茅則亦可謂夷齊為周土之人乎昔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餓於山而食之

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嗟夫空山野棗猶足致譏充類及此則井上之李亦不可食而高潔之士必窮之至於死而後已豈不悲哉韓子曰愈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為此言者愈與志之謂乎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采薇言者多矣採葛以為衣則未之聞也

餘存錄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註伯夷名元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仲子名伯連見周曇詠史詩當作仲連攷路史伊列舟駘淳戲怡向

州薄甘隋紀皆姜國也禹有天下封怡以紹列山是為
默台成湯之初折之離支是為孤竹西伯之興有允及
致老矣而歸備之未至西伯薨武急伐商叩諫不及義
棄周祿北之首陽 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摘
薇終焉是為伯夷叔齊先是齊嫡而夷長父初欲立齊
不可初薨夷齊皆遜去北海之濱於是憑立據此則默
台在禹時已封不應至周時尚在為夷齊父也及考韓
詩外傳二子父名初字子朝而路史亦曰父初則墨台
為復姓而夷齊父自名初耳何子容已失考而庖言亦
不是正何耶又羅莘云叔齊名致字公遠與春秋少陽

篇名智字公遠不同仲子據路史名憑據夷齊志名遠
字公望亦與周曇詠史詩異列士傳云異母弟伯僚

掘薇

本草註載伯夷叔齊採薇武王使入掘首陽山之薇遂
餓而死此恐亦未然夷齊叩馬太公嘗稱為義人食薇
首陽武王何不能容而令人掘之是逼之死也何以為
武王

首陽山有二賢詞宋元祐中所塑一白鹿道士云二賢
食薇無飲鹿乳故塑之此說不見傳記人鮮知之都穆
陽按此不經之談不足為據書之以資一笑耳

蘇武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今人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

嚴僖摯峻侯馥徐舫

用脩曰嚴僖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

紀摯峻字伯陵隱於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高士傳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國初有徐舫者劉基宋濂往視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

靖節

靖節先生以義熙元年秋為彭澤令冬遂解綬去後十六年晉禪宋又十一年卒晉史謂名潛字元亮南史謂名潛字淵明琴失之今按先生義熙中作孟嘉傳及祭程氏妹文俱稱淵明元嘉中對檀道濟乃稱亡潛是與年

譜所載在晉名淵明在宋改名潛其字元亮則未嘗易者為相合矣元鄧善之題其像曰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兩露枝便向斜川瀕載酒風光不似羲熙時真春甫題云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二詩皆能道靖節心事其自作詩曰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是可以想見也

詩話

應耀

叔孫通定禮招魯諸生獨兩生不至張子房定太子集耀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耀獨不至時人語曰

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兩生事顯而應耀事頗不著

事碎

劉嚴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今雙溪別界其北有僊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距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于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乘降洞中州人祈福尋溪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吳羗

吳興有山曰吳山。漢有吳羗避王莽之亂同梅福東隱於吳。後人因指其所居山名之事。見吳興掌故。然人知有子真而不知有吳羗。

李安靜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安靜之死。竟無一人訴其冤。當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者。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

滕公知韓

人知蕭何識韓信而不知先有滕公嬰。漢書信傳。信為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顧高祖信之不如何耳。又滕公真長者。先薦韓信。後又薦李布。可謂賢矣。

臨刑得釋

古之臨斬得釋而後大顯者。韓信一也。武帝時。王訢為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訢。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其言。得不誅。後為丞相。郭子儀當斬。李白救之。後為汾陽王。安

班固傳
祿山臨斬得釋後遂封王終於叛逆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諫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席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牛牢

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浚於嚴光矣而世不知也

馬宏

漢書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壺衍鞬單于立三歲矣按昭帝時蘇武歸漢與官屬常惠等奉太牢見武帝廟是時馬宏獨不與何也蘇武常

惠皆有傳而宏獨無聞官爵世系皆無可考惜哉王忠戰死亦不聞有紀

鄭衆

李濟翁曰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莫悟題之誤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亦於蒙求作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卧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濟翁此論不過據正傳而言要之持節不降自然不拜賦題亦不甚錯也馬宏不降亦必無屈膝之理因作史者不為立傳故名不著耳

盧懷慎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懃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史以伴食譏之亦俗見耳

司空圖

司空圖咏房瑁詩云物望傾心久句渠破膽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瑁奏遣諸王為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為社稷功矣唐書不載當時杜甫救瑁亦不及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

句蓋指此也

月將崔著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湘西布衣崔著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於事史且微其名亦可憐矣

虞允文

虞維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以顯揚維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石比赤壁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

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王威

楊用脩曰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余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伴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若此者亦不幸矣

陳剛中

胡澹庵乞斬秦檜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送

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處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口速行房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

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為

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

願悲夫鶴林玉露

李陵

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柘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寫水注瓶中焉辨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按馬遷謂陵敗亦足暴於天下觀其詩其志誠可悲矣詩載脩文御覽

姚壽

良邦代辭編 卷之十七 十一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盛隆漢武建
章災盛德彌永其諷而曲如此史乃與狄仁傑王方慶
同傳張唐英云求璿其侶與洛水進赤石者同等又可
污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洛濱居民有得
石而剖之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李
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所引蓋
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
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
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奸逆與姚璿正相類其能
與不誠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龔陳王卜任甄權劉歆

洪容齋曰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閑居位貴賤受
恩淺深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孔
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義以死郭欽
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龔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
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獵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
奕世達官身為帝甥主壻所以從史臧劉惟恐不速而
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與王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
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垆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
為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

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其止天冠地履乎

方望

用修曰方望爲隗囂軍師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
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遠巡
於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
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
願將軍勉之望見機亂邦託迹方外飄然行遁邈然莫
追賢於范增遠矣弇州先生曰望後立劉林作天子自
爲丞相卒陷大戮死者有知能無爲西州強繼所笑按
望所立者嬰非林也見劉玄傳用修知望之去而不知
其復出長公知望之復出與敗而不悉其所輔之人著
書其可不考哉

裴頠王坦之

晉世士人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莊學而王坦
之作廢莊論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裴之欲而
無厭自取伊感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
殆不愧其言云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

起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湧何匹夫而
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伯成魏武干木漢
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
道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
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
載

汪煥李雄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
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
一獲徒一獲流歎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

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
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
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
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
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於溧陽與
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
人李氏訖亡不需褒贈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

畢炕

天寶末畢炕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
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堦銘而炕之名不

書於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予不荷其澤
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原乎溫公通鑑亦失
書

王褒嵇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
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
讐魏王褒嵇紹其父死於非命褒之父儀為司馬昭安
東司馬因語言受害東終身不西嚮而坐紹之父康以
魏臣鍾會譖之于昭昭方謀篡魏忌之以故及誅紹乃
仕於晉武之世至為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褒
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此洪容
齋之論也余謂紹之失不在死惠之日而在事晉之日
既仕為臣無不死之義矣以此責紹紹乃心服

韋叡

六朝人才韋叡為冠溫公曰其臨陳也勇其執事也敬
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
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
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施全

朱子云舉世無忠義這歎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

此論足以慰忠魂於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文公遺意近有人曰今之岳廟鑄賊檜像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於檜上持刀斫檜庶為得之併識其語於此

王恬

漢霍光廢賀立宣宰相揚敞而下不敢異議而嚴延年獨劾之呂東萊謂伯夷之後一再見者東晉海西既廢簡文登祚未解嚴六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御史中丞王恬劾奏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此兒乃敢彈我若性非嚴延年之後一再見者乎而恬之舉又難

於延年矣

何氏序錄

華岳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有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等語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揚用修載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係伯成去郡岳遂庾死獄中余考宋史侂胄誅岳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謀去丞相史彌遠下臨安獄寧宗知岳名欲

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所記不同錄以備考

孔駱

孔非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士子並稱駱賓王勁詞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未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二劉

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八關十六子有劉杳楚其中心行獨復者乎

巧工樂工

東巢陷長安內外隔絕京師積糧尚多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慢兒角觝者摘星胡弟來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貢內物不入而支持之力數年未盡吾徒受國恩深志效忠赤而飛窺無門皆為逆黨所使吾將貢策請竭其糧不一二年可自敗亡矣萬餘因從容謂巢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須有備禦不爾固守為難巢喜即日選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日計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功不輟太倉米竭剥榆皮以充爰厨城竟不就萬餘懼賊覺其機出投河陽經年病卒鄧慢兒善琵琶巢頗狎之

因炙其右手託以風發終不爲彈一日謂其友曰吾聞忠節之士有死而已吾頗爲大寇所逼終不能爲之屈節奏曲今日見召吾當就死與妻兒訣別遂入見巢巢促令一彈琵琶曰某出身名役朱紫之服皆唐天子所賜固不忍負前朝之恩以此樂樂他人也巢大怒斬之屠其家摘星胡弟善射發無不中渭橋爲官軍所奪巢親領兵禦之既至橋命來生引射凡十數發而不中巢詰之對曰聖唐兵士非親即故故不中爾巢怒亦殺之小人中乃有守義如此三人者而萬餘設計尤深可謂忠矣蓋唐諸君素好遊宴此輩蒙恩頗多故亦感

報雷海青輩不得專美於前矣然此皆史傳所不及故表出之事見錄異記

姜堯臣王婉容楊若水

徽宗在藻珠宮早膳李石周誦吳玠莫傳入言金人請上出郊議事便回上曰軍前莫有變否朕平日以爵位優卿等今日勿爲小利所誘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血流仆地俄有禁卒報皇后已在南薰門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皇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堯臣曰陛下不信臣言李石暗受金人官爵賣國利已上曰

若以我爲質得官家回保祖宗社稷亦無恨矣乃行至南薰門番使催行上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賣番使以骨朶齧其口仆地上曰勿殺吾忠臣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高宗自真定府逃回單騎至邢州李固渡馬斃冒雨行一日投宿楊妃草舍姬長子若水上書乞勿廢皇帝四太子埋土中亂箭射殺三人姓名不見於史傳而見於曹勳壯猗錄故表而出之

孝平王后王惠風朱全昱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朱全昱

央官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厲惠風拔劍距曰吾太尉女天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厲遂害之朱全忠將受禪兄全昱顧謂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擲之呼曰朱三汝芒碭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於汝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張子賢曰漢之公卿有愧于此女晉之公卿有愧於此妃唐之公卿有愧於此兄

蔡女

羊祐父衡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

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祓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
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
列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為
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
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爲生子謂之列女可乎史
失去取甚矣

節妾

瑞州劉舉人文光廖舉人暹嘉靖己丑會試京師廖從
老姬買妾偽指劉曰娶汝劉君也女即拜劉劉辭謝明
日老姬詣劉講婚劉曰娶妾其廖也非我也姬歸語女

女誓曰吾既拜劉業已許之豈肯易志不然有死而已
劉不得已曰後三年方得來娶女矢無他適劉遂納聘
辭赴南雍酌酒爲別贈詩云玉手纖纖捧玉盃仙郎南
去幾時回天涯到處生芳草須記凌寒雪裏梅畜德錄

宋清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
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常多折券有急難傾財
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清柳子
厚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
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及爭為之不已悲夫然

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侯鯖錄

楊賢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後光武召拜侍御史書撮

忠武卒

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

不可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所之此與存傳鉞魔刺趙盾相似盾篤於君臣富人篤於夫婦皆足以感人益見天理民彝之不可泯如此言

延安刺客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遂塞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

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受其帶是隨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秀州刺客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杞梁妻

長城秦始皇趙武靈王所築由今諸錄並無婦哭城

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植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於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所作軍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埃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人一萬里杞梁貞婦啼

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
色苦再號祀梁骨入土疲魂饑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
相非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其思革子羊角哀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
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高
欽巖間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歎曰與其饑寒俱
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推衣與之
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
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

受而死烈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
善待士乃同入楚值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
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此二事何
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
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國
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安能與國士衣
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謂戎夷以死見其
義者竊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
若文衍二子及桃者真能以死見其義者哉

竊皮冠

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
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
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
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千金布

餘冬序錄曰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隣子易水上從
貸布一疋約價千金鄰子弗與一布爲千金之價利極
厚矣而鄰子不與彼知千金非秦所有而不知秦能有
之於異時也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
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方貧
豈惟人不已信已亦不能自信矣

舜作蟒蛇

呂夔遊舜洞見一古碑謂舜曾於此洞作蟒蛇身受諸
苦惱不知其幾劫至隋仁壽中遇一尼摩頂受記遂得
託生夔曰悠悠蒼天彼何人斯妄爲玷瀆如此之甚聖
莫大於堯舜暴莫大於桀紂安得桀紂寂然無聞至聖
反爲蟒蛇又尼者一髮跣婦人有何功行能摩頂受記
使之託生耶由是著解紛篇千餘言湖事釋氏詆譏吾
道何所不至

醉編卷之十七終

琅琊代醉編卷之十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禰衡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得繕
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
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

王粲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
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

琅琊代醉編

卷之十八

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悞一道

臧嚴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張松

世俗命強記者曰張松按蜀紀劉禪紀注楊修以所撰兵書示張松飲宴間一看便暗誦之即此也癸辛襟識

魏奉古

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

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時珽涖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府師他日持旣目令示奉古一覽便諷千餘言珽驚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劉顯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劉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又任昉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顯見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昔武帝上書一篋張安世悉記其事張巡隨取架上漢書無不詳答天資穎出如此

嵇康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袂曰君一

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冷遙問不對疑是蔡邕邕

死之日身著桎梏職官分紀

賀思令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

嵇中散謂賀云卿一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王彥伯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授女曰此非艷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逕明辭去吳均續齊諧記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

登臨宴往往得興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第中夜後
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
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
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
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
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
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曲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
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
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續前定錄

蕪郊

樂工蕪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菱荷間有物跳躍出
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
相應物類相感耳錄

吳道玄李思訓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迹令往寫貌及回帝
問之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
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
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

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真通神之佳手也

張僧繇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於天皇寺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遠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劉褒

漢書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

覺寒

傳物志

曹再興

孫權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

真以手彈之

名畫記○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或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徐景山

魏明帝遊洛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逐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鮓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鮓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殷蒨

劉真妹為齊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真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蒨乃密使乳媪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張南本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晏然不動南本為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六身

火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畫品

寧王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寧王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者失去龍城錄

楊子華

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踉蹌長鳴一時號為畫

聖李嗣真畫品

顧愷之

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

董羽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半年而畢意望恩賞太宗與宮嬪登樓皇

顧光實

建康有陸漑患瘡醫療無效有顧光實能畫遂命筆畫一獅子令於外榜之謂陸曰可虔祈禱當有驗如言中夜聞戶外有窸窣之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漓漑病乃愈

韓幹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勿心值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是知畫通靈矣

裔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恠羣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

晴旬日失之山澤之人見二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異
于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
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冑前果是元年所
刺玉虎拾遺記

楊惠之

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
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
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紀其事謂其傍
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為一俗工

治遂失初意中吳紀聞

地獄變相

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觀懼罪脩福兩市屠
沽魚肉不集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岵寺好酒少有醒
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
拈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驅步抵日徐祝
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巽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
宣如新寫遂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驚
于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酉陽雜俎

名畫靈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重師作猫則鼠輩遠
避宮洞於雪川長興成山寺壁作鶴飛而復歸吳道子
作山水小龍在姑蘇達官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
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飛還寺中却
編○李伯時至驥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未
幾六馬繼死人以為李畫入神奪其精魄遊齋

劉錡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
及其精或言此即古劍注法也

羿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
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
身不忘帝王世紀

顏息

陽州之役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左傳

飛衛

紀昂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
紀昂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
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

長卿之齊節

孫牙代曹叙 卷之十八 九
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鼇懸虱於牖南
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
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之貫虱之
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
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
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
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
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
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列子

王靈智

魯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
曲盡其妙欲射君謨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
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
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朝野僉載

賈堅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
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
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春再矢摩腹皆
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
為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堅時年六十餘矣

宋令文

宋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
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間
以文章起之悌以驕勇聞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絕之
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常坐事流朱
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
薄城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傳之問

楊大眼

孟賁按後漢書鄭大傳註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
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燒其
頭中河孟賁瞑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
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之不
能及胡應麟曰右二事後魏楊大眼幾奄有之大眼少
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
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為尚書出一技以繩長三
丈繫髻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絕歎冲曰千載以來
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聞君名眼如
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與眸奮發

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筆輩

羊侃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少時仕魏為郎以力聞魏帝嘗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後歸梁高祖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令賜侃試之執稍稍音朔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

折因號稍為折樹稍侃性豪侈姬妾列侍儻人張淨

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

得席上玉簪雞肋

沈光

北史沈光仕隋太子勇引署學士驍捷踞地禱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嗟異時人號為肉飛僊雞肋

柴紹弟

唐柴附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以上挺然若

飛十餘步乃止。掌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板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高祖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飛。

彭博通汪節

廣記又載宋令文以五指撮確，甍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壓同舍生衣於柱下，許重設酒乃為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

此字畫壞，名動京師。又汪節者，其母避瘴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拔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為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

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鄧弼

文士之力者宋今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
宋景濂傳中載元人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
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摩拳其脊折仆地
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
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不為通弼曰若不
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命入歷問
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
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槩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夕

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
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
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泫泫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
士命勺酒勞弼由是名振一時胡應麟曰弼不特有力
蓋精劍術者觀魏雅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
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吳道子舞劍擲劍空
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然旻為將又開寶亂離
亦不聞戰功也此時高暉李日月達奚斯並稱萬人敵
亡一振者惟僕固懷恩差不負耳筆叢○按景濂傳載
鄧弼事德王薦之于朝會丞相與王有却格不行弼環

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功萬里外乃稿死牖下命也遂入玉屋山為道士然則弼蓋有抱負者使其遇主又未可知唐裴旻射虎三十六遇一老人曰非真虎也前有真者是往射之虎騰躍而前旻為之辟易劔術何在不能行之真虎耶恐旻非伯翊諸公儔也

楊忠

楊忠從太祖狩于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為拚于因以字之忠事見後周書

唐鍾

唐鍾洪縣人少射獵醉遇虎與鬪虎不勝遂擒之僖宗朝拜鍾荆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潁川郡王既貴人皆慕之乃戒子孫曰士處世尚知與謀暴虎何足尚哉畫暴虎之狀以戒子孫

撮書

